

悟庄

高玉凝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高玉凝 著

梧 庄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梧庄/高玉凝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 1

ISBN 978 - 7 - 5399 - 2767 - 1

I. 梧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4476 号

书 名 梧 庄

著 者 高玉凝

责任编辑 杨 倩

责任校对 易 青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mm 1/16

字 数 170 千

印 张 13.25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,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2767 - 1

定 价 26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又下了一阵急雨，天色铅灰，笼一层白烟。窗外一只小小白猫，穿过半开半谢的栀子花。一只白蝶，终经不住粗如银链的白雨的锤打，迫降到一丛深青色黄杨之上。落在浇了黑色沥青的平房顶上的雨水，碎成一簇簇水沫，四处迸溅得星星点点。三只灰鸽，平静落在黑瓦叠成的屋脊上面。三五分钟后，雨渐小，隐隐有雷声。大约一刻钟后，雨又猝然下起来。时值二零零三年梅雨季节，入梅好几日方下雨。而之前一直闷，潮，天不时阴。

庄芬重又关上窗，走进屋来。这是一间两居室改装的诊所，位于一层，正门朝北，紧挨一条窄窄的马路。只有一位医生，便是赵礼霄，也只有一位护士，便是庄芬自己。现在屋内暂没一个病人，她因此得闲去窗边看看这初夏的风景。

庄芬回到屋内，在沙发上闲坐一会，无意瞥了眼坐在外间诊桌前的赵礼霄，他已经六十岁，头发稀疏斑白。她又默默叹了一声。

近来，在庄芬心中总有股哀愁，她从霜州卫校毕业后到这里，转眼

已一年了。在这段时日里，她最大的感觉就是孤独。尽管天晴时每日熙来攘往的病人让她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，但在这劳累背后的无以诉说的孤独，仍让她感到自己的青春在虚无中荒废。她已经二十一岁，却全过着等死的人的生活；并且最近赵礼霄的妻子周雪莲又总怀疑她和他的关系不正常，更加令她感到这地方实在是个黑暗的蛇窟。

庄芬重又走回窗边，推开窗，又扑面一股夹雨的东南风，她禁不住身子颤了一下。楼外的一面墙根下有一丛月季，三串叫不出名来的紫色的花，开在雨中真的美极了。她暗想：“这些月季真像玫瑰呀，唉，什么时候也能有人送我玫瑰花啊？哪怕一枝也好的……肯定有人送晴晴花的，她人长得那么好，又在大城市里念大学，我要是她，可真好！”

晴晴是赵礼霄的小女儿，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。如今庄芬每晚就住在她的房间，在附近另一座楼上。赵礼霄对这个女儿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对她的要求从不质疑，生活费从每月七百加到一千，如今又加到了两千，另对她买衣服鞋子之类的钱，随要随打到银行卡上，从不打愣，且说女儿这样能花钱则将来一定有出息。而他自己，近十年来几乎每日守在这洞穴般的诊所，用自己的手艺及医德接待大量病人，从无歇息的时候。妻子周雪莲在本市一家中医院上班，中午不回家，便由他和庄芬一起办饭，其实不过是将些蔬菜炒熟，就着附近买来的烙饼喝点水吃下去而已。对此他却毫无怨言，逢人问起时总甜笑着解释说自己喜欢这么对付，习惯了这种粗茶淡饭的简单生活，也总比往年过的日子要好许多。

庄芬却始终不能习惯，这地方实在小得厉害，饭桌只能塞到里间，旁边就是张木床，另一边则是高高的直顶天花板的药柜。因厨房留作配药间，做饭便只能挤到阳台去。且她每周也吃不到一次荤菜，加之又是诊所，处处是药味和病人身上发霉的气息，厕所也很脏，她有时真想一走了之。但赵礼霄这人还不错，天生就那么和善，对她也那么敬重，如待自己的女儿，每晚若有病人输液过十点，他就催她先回楼上去休息，

自己则等到病人全部走完，常常要到凌晨一两点才睡，第二日又要早早起床，也不催她先去开门整理门面。庄芬是个很有心数的女孩子，重感情，也不忍心走；而况走，又不知去哪里，也会失去每月三百元的收入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快一个月又过去了。赵礼霄因些私事必须回霜州老家，便停业一天，庄芬因此得以放了一天假。一年多来，这是第一次非春节性质的假期。

时值七月下旬，这天却不是很热，庄芬很想去附近走走，不觉便来到了霜湖北畔。这湖离她的住地仅二三里，但她来这里却只是第二次；第一次来还是她刚到湘州的时候。

霜湖较大，约八百公顷，初为雨水汇集而成，东西止于两山，一曰云山，一曰韩山。南北各为堤岸，上筑公路，湖中亦有一路，遍植垂柳女贞，将湖隔为内外。内湖紧靠云山，山映湖中，净绿瀛溶。云山之上有北魏石佛，高约十一米，立于兴化禅寺中。兴化寺外，有北宋放鹤亭，另有一小亭名招鹤亭，还有一泉，原名惠泉，明时改为饮鹤泉，至今泉水不绝。

庄芬这时已走到湖中路上，隔三差五有一条双人木椅，皆漆成粉绿色，缀于枝叶披拂路上，很像公园里的。“谁能陪我去逛逛公园啊？我还从没去过公园呢。”她忍不住小声说，随即涌上一阵浓浓的酸楚，又感到自己无比的孤独。

在靠北堤的湖边，有许多人在游泳，很热闹。她听到一阵巨大的吵声，心里顿时好了些，便信步往前走。湿了水的风，不时吹到她脸上，让她感到一点快乐和自由。庄芬柔柔地把风吹乱的头发都掖往耳后，长舒了一口气，步子也瞬间轻快了些。

远远望见一片绿翠如烟，浮于澄碧湖水上，便是荷花，如今却已空剩满池枝茎莖亭。“这荷花开了没有？还是已经开了都落了？”庄芬默想着，没有答案，只见叶隙间透出的明莹的湖水，风吹骤起，潺湲清澈。

路打了个折，向东过一座长长的白桥，天色忽暗下来，风也骤然极

大，片刻雨至，愈下愈大。庄芬不曾带伞，只得敞头淋，一面便尽快往前面双影桥赶。那桥共分两座，并在一起，好似比翼连理。二桥中央另各建一亭。

庄芬赶到那时，阴云已满罩头顶，只剩一点白亮的天，云形好似牡丹。不久，雨渐小下来，西天之上白云层叠，如同冰雪。少顷，风又将大块雨云吹至头顶，又落了阵急雨。很快又停下来，西天上的云也渐开渐薄，零散分作数块，突兀贴于灰蓝色天空之上，如同凄沧的石雕。而须臾漫天浮云，微泛淡彩，好似冥色下的花海。瞬间却又雷声大作，脆密的雨声旋即送入两耳来。庄芬只得躲在双影桥的亭下，看那满湖浸绿的柔可荡魂的烟水。

雨终于停下来。出亭纵目望去，便有纤细的或缓或峭的黛线，隐现于薄薄的雾中，那是庶几四合的群山，俨若将蚀未蚀的冷绿的璧玉。在那些山上，有许多汉代诸侯王墓，墓室石壁上多刻画像，且出土四千左右步兵俑与骑兵俑，还有大量兵器。另有许多铜器，其中的一件鎏金兽形砚盒，遍镶红珊瑚与青绿松石，还有一件明光宫赵姬沐盘，铜盘直径近七十公分，光色至今炫人眼目。并在一座石墓中发现了东汉银缕玉衣，二千六百余枚碧绿发亮的玉片以较细的银丝相连缀。

庄芬慢慢地已快走到满载杏树的云山西麓，这杏林约百亩，每于早春时节萌发则“一色杏花三十里”。忽又见一排青柳林后，矗然拔起一座七层楼阁式八角红塔，是苏公塔。塔下植数株木槿、红叶李、柏树。一蔓青藤正缘树而上。庄芬快步走过去，身畔尽是新丽的满带冷冷清水的枝叶，还有状如敛翼湿蝶的白花红花紫花。

苏公塔下有一座小小的公园，临水处修了一池，名同心池，池中有一座圆梦亭，檐角流翠。庄芬走到圆梦亭内坐下，满目绿水澄澄，似一切花心木心石心，皆融入那水心之中。湖上轻烟薄雾，也似萦绕于心间。她默坐了一会，轻轻“唉”了一声。往事皆涌上心来：她想到一个人，可能他就是她的归属？那人叫韩玄，现在在她的老家梧庄附近的另

一个庄子里。韩玄的父亲是当地一位中学教师，较有文化，为人也正派，很具名望。她与韩玄也算作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上学一起玩。韩玄为人老实，她不讨厌他，倘若不出意外的话，她早晚是要被他家一顶轿子抬了去的。但以后的事，谁又能知道呢？她父亲庄西明现在还在南京打工，也极少同她通电话。尽管婚姻是她自己的大事，但对此她却毫不清楚。“唉，算了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等我爸春节从南京回来了再说吧。”庄芬懒懒拍了一下亭子，尽量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去看那空濛的缥缈的湖水。

渐渐的到了傍晚，西边的云皆浸了胭脂似的红，东边的则有些紫。天色已晴明。一轮红日，宛若涌吐于木石荫翳的韩山中，透光如水。

待庄芬快回到家时，那枚彤红的火珠早曳着丝丝缕缕的霞光，沉入那专供其沐浴的咸池里去了。一枚璧月，高挂于空天，色白而黄，将那一派澄光静覆到城市的楼房与街道上。取代了锦缎似的靛衣及红的颊晕，霜湖里的水也早沦为墨色。

一切皆沉寂下去，只有风吹湖水，撞到那岸湄上所发出的清澈而缠绵的激响。

二

庄芬回到家,吃过了饭,赵礼霄夫妇还不曾回来,她觉得很蹊跷:往日耽搁了一秒都要理论的周雪莲,难道要慷慨到让他和她明日都再旷一次工?但她很快又想可能他们都还在路上,便去赵晴的房间里去看一会书。又提心吊胆地翻看了看赵晴以前的照片,其中有好些艺术照,穿戴各式衣帽,化着浓妆。庄芬又羡慕极了。她把她的照片都按原样齐整放好,又心情起伏地躺到床上去,静静打量起这间屋子。

这房间一看便知是美丽女孩子的闺房,虽不曾那么精心装饰,但只满眼的粉色及满屋香粉的余息,就令人如置郁郁菲菲的红的颜色中。且靠墙一架白色的钢琴,更令人不知这样一位女孩,仪态高贵到了怎样的样子。

窗外夜色昏濛,风声簌簌。顿时,庄芬觉得身轻如叶,一阵浓浓的孤独又蓦然袭来,她整个人也似化作了孤独。近八月的雨,又总那么不近人情,不知什么时候又丝丝潇潇下起来。庄芬忽然又很想回家,尽管她老家只剩一位祖母;父亲终年在外打工,她母亲早已埋到那堆阴霉的

黄土地里去了。

庄芬的母亲是贵州人，来到庄家时只十九岁，是被人从山里拐出来的，身价仅值两千。强婚之后，为庄西明生下这么一个女儿就服农药自杀了。她是个很刚烈的女子，不能勉强自己，又不愿意逃跑，只能选择不活在这世上。丧事办得极简单：庄西明抱着她大哭一场，凑出一口黑棺材，往自家那份田里一埋就完了。

庄芬的眼泪，哗哗流下来。合着这静夜的雨，千愁万愁早已化作一叶孤舟，乘着雨水朝那另一个世界漂去了。

电话铃这时突然响了，简直惊心碎骨。庄芬连忙抹掉眼泪跑过去接，是周雪莲打来的，她说老家的事还没办完，得明天才能回去，让她在家务必看好门。挂了电话，庄芬很是欢快，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，她又自由了！于是就什么也不再去想，走进卫生间里洗净脸，坦坦然然地照了照镜子，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闲适地照过镜子。她又偷偷地给自己化了一点淡妆。

窗外的雨，廉纤不止。庄芬回屋内，寂坐一会，突然很想往外走。过了明天，或许再不会有这样好的机会了。二十分钟后，庄芬撑了把小伞，走进楼下的雨中。天已一片黑，借着路灯的橘色的光，她看到花园内龙槐树上倒垂下来的快要接地的花束，白中泛些淡黄，且被雨水一淋，挂在花茎花瓣间的水珠，璀璨流沚，丽如水晶。

没多久，她听见对面有男孩子的口哨声，吹得凄婉动人，不禁有些怕羞，赶紧躲站到一边去，等他走过去了之后才继续走。随便在附近转了一圈，她又总觉得不太安全，便时慢时快地回家去了。

第二日，天晴，有风。庄芬早早地起来，去了霜湖。过了那大片荷花，过了二桥，过了苏公塔和刘备泉，便到了云山的正门：高台之上的一座绀碧色琉璃牌坊，巍矗于山脚下。上山需买门票。庄芬想了想：“刚才过那个画像石馆时就想去看一看，但十块钱，门票太贵了，这个云山不如就进去看一看吧，反正以后的机会也是有限的。”又犹豫了好一会，才

终于肯花四块钱买了门票进去，顿时一股畅然的感觉。

过了那座弘丽的牌坊，就见一块极大的暗褐色巨石，旁边有一溜石阶，陡而向上，没人青黑的高篁丛木中。沿路有亭，有鸟雀，庄芬如蝶翩跹，自在极了。到一路口，右转即去观景台。一路石阶如白蟒，伏于苍翠柏林中。林间生了许多薰衣草颜色的野花，很是好看。又隐隐见些白色，那是为万绿所遮的霜湖里的湖水。

庄芬这时站在石色纯白的崖边，千顷清滢的湖水尽收眼底，远山如画，丽云如裁。湘州城外还有古汴水洒水，只可惜八百年前黄河改道夺去了二水，如今仅剩“汴水流，洒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头，吴山点点愁”等诗句供后人幻忆。湘州城北有大片微山湖，那里沉着西汉初张良的封地留城，亦早已堙于淤泥了。

如今，在庄芬身侧，那轮曾普照大汉王朝的白日，照旧乘空，下映清流，渲染得水天一色，山木澄佳。风来则飘飘吹衣，她整个的身心都消融了，真想有个人陪她在这里，庄芬又不禁想到韩玄，她真想早日与他成亲，希望她父亲能尽早与他家定下婚约，她真想这就重新开始生活！

庄芬这样想着，原路折回去看兴化寺和放鹤亭。到了那里，她十分喜欢寺中的坐在神龛里的大小石佛，将近二百座，很神圣。她尤其喜欢其中的业已废弃了的唐宋时期的石阶路，宽约两米，她真想爬上去走走看看。一切对她都那么新鲜，甚至连挂在招鹤亭上和亭下楝树上的红绸，她也想用手去摸一下。她感觉今天像换了一个人，恍恍如在梦境里。

下了云山，时间还略早，庄芬慢慢沿大路过了邻近的奎河，这河因排洪而开凿于明代，南下安徽境内濉水，注入洪泽湖，因湘州星分奎娄而得名。庄芬未行半里就遇到一座公园，“我还从没逛过公园呢……”索性进去玩一玩，她毫不犹豫地买了门票。进去便是一个缃红紫绿的世界，石子路曲折，溯水而行，水上有木桥，她在此逗留了片刻，看见一小群人来这拍结婚照。穿着婚纱的满脸艳妆的新娘子真美，她不禁想

她的那一天何时到来？可否不穿大红袄，而穿这样一袭白纱？

庄芬又来到公园内的知春岛，竟有燕子楼！在来湘州之前，她就曾听韩玄说起过燕子楼，并让她去看看燕子楼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回去好讲给他听。韩玄从他父亲那里找到了一本关于湘州历史及民俗的书，里面有大量的篇幅都讲到了燕子楼，那是个为历代文人吟咏的地方，苏轼便有一首《永遇乐》词，其中有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锁楼中燕”诸句。

可楼门却紧锁着。门前有一小池，蓄了半池绿水，水畔有一尊汉白玉雕像，是一位云鬓高束的古代女子，姿态娴婉，眉目澄澄。楼侧有一回廊，上嵌一石，小楷镌刻着关于这燕子楼的故事：

唐贞元年间，张愔镇守□州，结识本地一位名妓，名关盼盼，工歌舞，富才情，张愔甚爱之，遂纳为妾，且在府第后园建一小楼，供其居住。因年年春日燕子多来此处栖息，于鲜丽花木中翩然而飞，遂取名为燕子楼。后朝廷任命张愔为兵部尚书，召赴京城。但张愔未出□州，即不幸病逝。张愔卒后，归葬洛阳，关盼盼遂独居此楼，倏忽十一载。后张愔堂弟张仲素感其忠贞，赋诗三首，中有“楼上残灯伴晓霜”、“红袖香消十一年”云云。张仲素后又在长安遇白居易，便告知此事。白居易因十三年前游历洛、泗时，得张愔款宴，并出关盼盼佐欢，且赠她“醉娇胜不得，风袅牡丹花”一诗，不禁感慨万千，遂和张仲素诗三首，中有“燕子楼中霜月夜，秋来只为一入长”、“自从不舞霓裳曲，叠在空箱十一年”云云。然白居易后又赋诗一首，微讽关盼盼未能以身殉情。关盼盼在读得此诗后，原韵答诗一首后绝食而死。

.....

千百年来，湘州饱经战乱——平均每二十年就爆发一场战争，及黄河泛滥与洪水——明时河患尤为严重，史载万历年间积水逾年不退，水

深一丈，天启四年水浸全城三年、死者枕藉。因此，燕子楼屡毁屡建又屡毁，至今虽存，却早已不复有沧桑凄清的感觉了。

庄芬如一茎枯荷，痴站在楼前，看那红檐黑瓦的燕子楼，又回望那静静立于水边的关盼盼，叹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重生了。她忽然在内心问自己：假如换成她，她会为他绝食而死吗？假如韩玄以后不幸……她会为他至少独居十一年吗？

燕子楼外，百竿青竹植到水边，还有一簇簇芦苇，底下半截叶子皆已枯成褐色，叶瘦如竹。庄芬又草草将刻在一旁的苏轼在此任知州时写的词看过，就赶紧回家了。或许赵礼霄夫妇已经回来，犯不着太挨周雪莲的骂的。

苏轼那词道是：

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。曲港跳鱼，圆荷泻露，寂寞无人见。犹如三鼓，铿然一叶，黯黯梦云惊断。夜茫茫，重寻无处，觉来小园行遍。

天涯倦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心眼。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锁楼中燕。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怨。异时对，黄楼夜景，为余浩叹。

三

又过了些日子,韩玄突然打来了电话,告诉她他父亲正准备向她家提亲,大约这个春节就可以结婚了。庄芬很是激动,又有些羞涩与惶惑不安。他俩在电话里只简短聊了一会,约定了尽量早点回家,就各自挂了电话。

没几日,庄西明的电话也打来了,告诉她的也同样是此事。庄西明又与赵礼霄说了此事,客套地感谢一番,又对庄芬的将要离开表示很大的歉意。赵礼霄对这“女大当嫁”的事自然无话可说,尽管很有些舍不得,但若留下她已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庄芬的孤独的生活,似乎就要结束了。但在这之前,单调的日子还得平平静静地一天天往下过,只是多了些对于过去日子的温习及对今后的规划,自然,韩玄是其中的主角。

庄芬这日不禁回忆到从前:几乎每年的七夕节,她都要与他半夜三更地躲在莓豆花棚下听牛郎和织女说悄悄话,每遇下雨便说是他们的眼泪,记得有一次韩玄对她说:“喜鹊大姐姐每年七月七都要从人间飞

上天庭，去给牛郎织女搭上鹊桥儿。”又问她说：“你知道喜鹊的脖子为什么是白色的吗？——围了一条白围巾呗。”庄芬便呵呵呵地小声笑。她在那些时候真的感到很快活。等到随后而来的中元节，他们俩便一起用纸叠成荷花灯，再点上一枝小小蜡烛，放到附近的一条叫“格河”的水中；也有许多人同他们这样一起“放河灯”。九月九日重阳节更是美丽的一天，他们随便约上几个人一起去爬梧庄的艾山或是韩庄的城山，带一些自制的菊花酒，登高胡乱唱歌，并燃烧野草玩。而最令他们欢喜的是每年旧历三月中间的观音会，一连逢三日，一路都有人在卖木、纸、泥、石、竹、草等材料制成的小玩意，众多的乡邻都穿着传统的服饰去观音庙里烧香。那观音庙坐落在艾山顶上，周围丛草蒙茸，黛石耸叠。观音庙内则香烟荏蔚，火烛荧煌，终日人流不息。而山麓上的桃花更是如火浮空，花气香冽。他们常常要玩到夜色降临，呼喊着踏月而归。

如今，庄芬再回忆起这些情形，仿佛都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她禁不住这时光的流逝及自身的变化，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。“谁知道我们以后的日子会是怎么样呢？不知道还会像我们以前那样吗？”庄芬想到这里，突然感到很害怕。

外面的风又大了，雨又下起来。白色的雨线，在杨柳的青色的映衬下，显得别样的澄澈。却也不过二十分钟，雨又停了，天色渐暗下来，呈深蓝色，带些紺碧。且浓云厚重，忽儿紫色，忽儿桔色，忽儿黑色，奇谲瑰丽。但无论云如何变幻，却总遮不去那规又圆了的明月。在那云外，天幕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破出一粒极亮而黄的星子。

岁月无声，时节如流，立秋早过了。

时令已近冬至。

天越发干冷，到了雪落的季节了。白色的雪花，在枯萎的大地上空飞舞，落在枯死了的草茎上。

庄芬就要回梧庄了。

这日，她辞别了赵礼霄等人，带着自己很少的东西，坐上了一辆去

汽车站的公车。苍白的苍天底下，一片苍白的街道，人也都是苍白的。

过了曾风尘滚滚的黄河的故道，便到了汽车站。

庄芬坐上了回家的车。

她静静回想着自己在湘州的近一年半的生活，这城市在真要离别的时候还真有些舍不得，但留下又有些什么呢？没一样是属于她的，除却一些足迹和影；而那些足迹也早灰散，无从找寻了。

车子行驶在苍白的路上，向东一个多小时便是她的故乡，她又多少感到些温热。

进了霜州辖地，一路杨树、水杉、侧柏、香樟，屏风似的栽个密不透风，有些栽到了路边沟渠里，甚至栽到了对岸去。

当车子停下来，已是霜州汽车站。她又转车去了梧庄。

在城山与艾山之间，有一条运河的支流，便是格河，本与运河相通，后来因人为填塞，遂成死水，大约若干年后这河也终归要消失的。只是不会消失的，当是关于这格河的一个传说：从前有一对年轻男女，因为恶霸抢亲，男方便趁黑夜去救，虽费尽力气营救出来，但不幸又被发现，最后双双被逼到这条河的一座桥上，迫于无奈，这对男女只得跳入水中，后灵魂化作一对野鸭，终于得以偕老。

在格河的北畔，有一片灰墙灰瓦的人家，那便是梧庄。

庄芬走过这桥，到了自家门口，突然停住了。门外还是那株花椒，那株槐树，四处石块瓦砾，枯根朽草。旁边的一块邻家的半埋于土下的镇宅石，上刻着“泰山石敢当”五个字，据说这可以宁息百鬼。

庄芬把这一切看过，不禁让她感到这个地方好像早已为时间所忽视，似乎数百年来都未曾改变。只是，视线中的惟一一座白白的新宅，多少还让她感到有些新鲜。

庄芬终于推开了门。一位老妇人正坐在堂屋内缝袄。她赶上前去，叫了一声：“奶奶！”那老妇人慢慢弓腰站起来，看清是谁后，就迎上前来，伸出手拉住她说：“丫头，你回来啦？”庄芬感到这称呼对她是那么

的熟悉，又那么的遥远，只是连连点头，嗯了几声。祖母又说：“快进屋来坐吧，先暖乎乎身子。我正给你缝件大红袄，留你出门子用，马上就要缝完了，不行了，现在眼神大不如前了。”说着，又把针线都暂时挪到一边去。

庄芬坐下来，停了一会，小声问道：“奶奶，我爸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了吗？”祖母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，韩玄那小伙儿昨天也才来过，传你爹话说他最近就能回来，也告诉我说你今天就能回来，真的就回来了。”庄芬听着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

院门“吱嘎”一声打开了，进来一个人，穿一身新袄，冻得缩着脖子，嘴里不停呵着白气，头发有些乱糟糟，该是被风吹的。庄芬忙站起来，感到无所措足。祖母见是韩玄，忙起身迎他进屋来说：“玄孩儿，你来得正好，丫头刚刚到。”

韩玄拿眼看了一看庄芬，笑着低下头去，只小声说：“天真冷啊，三奶！”于是三个人就挤在堂屋里，一时却都没有什么话说。祖母有意抽身去东屋，韩玄忙拦住说：“三奶，这屋里暖和，您坐，我们俩出去聊聊。”便先跑出了屋子，略回头看了庄芬一眼，很快跑出了院子。

庄芬随他来到院外。韩玄仍不敢正眼看她，过一会才说：“我本来，想好了好多话，可，一遇到你，就全忘了。”庄芬抿嘴笑了笑，也不言语。停了片刻，韩玄又说：“芬芬……在湘州，你过得怎么样？好吗？……有什么新鲜的事儿，讲来我听听……”庄芬帮他把头发了理，回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在那就挺寂寞的，每天都要上班，有时候很想家……就是想家。”

韩玄默默挪动着步子，轻轻往前走。庄芬于是就静静跟着他走。韩玄又极小声地说：“对了，有没有，想我啊？其实我每天都想给你打电话，但想想你要工作，就算了。”庄芬对他其中说的一些话没有听清，也不好再问，就只得默不作声。

韩玄又说：“你现在变得像城里的姑娘儿……比以前更漂亮了。”说